

系统思维视域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董春岭

内容提要：系统思维要求我们以整体、全面、综合的视角去观察和理解事物和问题。坚持系统思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最鲜明的一个理论标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论指引。从“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到“十个坚持”“五个统筹”，系统思维的方法一以贯之；从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到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系统思维的作用无处不在。系统思维为我们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方法路径，总体国家安全观也为我们掌握和运用系统思维提供了操作指南。深入探析系统思维的基本逻辑、科学内涵及精髓要义，有助于我们推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构建，更好地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理论位阶，以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关键词：系统思维 | 总体国家安全观 |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

作者介绍：董春岭，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国问题、国家安全理论与战略等。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系统观念、坚持系统思维始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①从系统思维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可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系统思维的重要论述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87～88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08～109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08、114页。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鲜明特征，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突出的理论特点，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与实践体现得尤为明显。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系统思维认识国家安全，^①坚持大安全理念既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重大创新，也是时代的要求、发展的需求、历史的必然。“总体”二字不仅是系统思维的集中体现，也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理念区别于其他历史时期、其他主要大国的一个最重要特点，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2020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坚持系统观念”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之一；“统筹发展和安全”也成为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统筹”二字既是系统思维的方法论体现，也是新形势下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南。2020年12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系统思维”被明确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标识，“十个坚持”成为党中央准确运用系统思维指导国家安全工作的具体体现。^②2021年12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提出了“五个统筹”，同样是系统思维运用在国家安全思想中的新表现。

系统思维为我们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方法路径，总体国家安全观也为我们掌握和运用系统思维提供了操作指南。国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研究成果数量较少，内容也较为哲学化和碎片化。如何从系统思维的角度去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必要性与理论演进？如何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切入点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系统思维和统筹方法？本文将着重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① 陈文清：“牢固树立和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谱写新时代国家安全新篇章”，《求是》，2022年第8期，第39页。

② 袁鹏：“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7期，第2页。

一、系统思维为何必要：历史视野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作出的这三大经典判断，既是我们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我们思考系统思维必要性的关键切入点——它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理解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安全，从生产力发展与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历程来看国家安全，更加深刻地理解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内涵外延、时空领域、内外因素的复杂性、整体性和联动性。

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①对国家安全的思考亦如是。自国家诞生起，国家安全问题一直是关乎国家生存的根本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安全的内涵既有延续也有变化，而国家安全的外延则随着人类科技和文明的进步在不断拓展。在农业文明时代，关乎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包括“王朝统治稳定”（政治安全）、“农业生产力”（经济安全）和“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攻防战”（军事安全）等，而与之相关的诸多因素则是国家安全的外延。具体而言，政治安全层面诸如稳定延续的“王权”、大一统的“王土”、“民本”、封建礼制和宗法制度、“华夏体系”等；经济安全层面如土地和赋税制度、对盐铁等经济核心要素的控制、科技与历法进步、水利工程修建带来的生产力提升等；军事安全层面诸如武器装备与兵士作战能力、屯垦戍边、修筑长城、关隘、边塞防御工事等。^②而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历来都把国家安全看作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多重因素相互联系、综合作用的结果，主张内外兼顾、文武并用、和合共生，倡导居安思危，重视刚柔并济，推崇张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1页。

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地理与国家安全》，时事出版社，2021年，第62～63页；《历史与国家安全》，时事出版社，2021年，第235～249页；《文化与国家安全》，时事出版社，2021年，第283～326页。

有度。^①

在工业文明时代,大航海带来了殖民扩张与贸易全球化,两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国家安全内涵外延在延续了农业文明时代主要因素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内容。^②例如在政治安全领域,开始有了两种制度的较量、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主权与霸权的对抗;在经济安全领域,开始有了外来资本的掠夺、金融帝国的控制、围绕矿石能源的激烈争夺;在军事安全领域,区域性世界性大战此起彼伏,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改写了战争规则。这一时期,综合国力的提升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而科技与制造业优势、海外市场份额、制海权、国际秩序主导权等新的要素成为国家安全较量的关键。而冷兵器时代的国防防御工事在新型武器面前几近失效,东方地区安全秩序在西方的殖民扩张之下土崩瓦解,一场场战争改写着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现代国家的建构导致国家安全的内涵开始产生与农业文明时代截然不同的变化。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曾经是首屈一指的大国,却因错失两次工业革命而在这场文明迭代的变局中成为落伍者、旁观者和牺牲者。^③经历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海战等一系列失败,经贸、重工业、科技、海防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这一认识也成为中华民族时代觉醒、复兴图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的救亡图存掀开崭新一页,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战略导向,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路径,以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为目标,尝试用唯物辩证法系统地理解国家安全、与时俱进地维护国家安全。^④新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之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全球最大工业国,拥有了门类最为齐全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页;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安邦大略》,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② 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大国兴衰与国家安全》,时事出版社,2021年,第31~70页;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资源能源与国家安全》,时事出版社,2022年,第12~27页。

③ 袁鹏、董春岭:“百年变局下的中国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载于苏格主编:《世界大变局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第25页。

④ 董春岭:“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百年演进”,《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3期,第5~14页。

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完成了14亿人口量级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性壮举，这对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提升保障持续安全的能力意义深远。

如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已处于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不断加速的世界全球化进程使各国的金融链、产业链、供应链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互联网和各类基于互联网的智能终端普及应用使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高度整合连接在一起，人类愈发处于同一个“地球村”当中；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宗教团体、形形色色的极端组织和跨国犯罪组织已经打破传统“国家”边界，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大肆掠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等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安全挑战；黑客攻击、国际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威胁正在改写传统“安全”的涵义，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断冲击我们对国家安全的传统认知，拓展着我们对新型安全的认识。人类探索太空、深海、极地的步伐不断加快，对新能源、新材料的使用大幅增长，数字货币、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基因工程等新科技正加速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生活方式，拓展国家安全“新边疆”、掌握高端科技这一“国之利器”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时代之变带给中国的风险挑战无疑是全方位和系统性的，同时也推动着国家安全的斗争手段和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涌现出诸多新领域、新主体和新行为，带来很多新问题、新风险和新挑战。^①

而几乎与世界步入新时代同步发生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正在经历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对社会主义强国的能力要求驱动着中国全方位转型升级，更加系统全面地补足“富起来”阶段国家安全的短板，^② 努力解决“经济单兵突进”“九龙治水”“卡脖子技术”等带来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系统性问题。新时代的中国

①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金融与国家安全》，时事出版社，2022年，第54～57，90～93页；《网络与国家安全》，2022年，时事出版社，第12～18页；《新疆域与国家安全》，时事出版社，2022年，第15～44页。

② 田培炎：“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党建研究》，2022年第1期，第4页。

已经历史性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最大的驱动因素。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全面铺开，作为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海外利益已遍及世界……中国与外部世界“接触面”的增大客观上也带来安全风险增多，这种安全风险涉及各个领域，呈现出系统性特征。百年变局下“东西”制度之争、“南北”发展之争日趋激烈。而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东西、南北矛盾都在加速向中美关系汇聚，与中美两国难以破解的结构性矛盾交织共振，美国对华全政府、全社会、全领域的遏制打压也给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系统性风险和挑战。^①作为底蕴深厚的世界头号农业国、快速崛起的世界头号工业国、勇立潮头的数字经济强国，中国既享受着复合型大国快速崛起、影响力全球提升所带来的系统性红利，同时也承受着复合型大国各种传统安全问题与新时代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叠加共振所带来的系统性安全挑战。可以说，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涉及的时空领域和各种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既涵盖了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所关切的政治、军事、国土、文化、社会、科技、资源、粮食、核安全等重点领域，也囊括了金融、网络、生态、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人工智能、数据等诸多全新领域，新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国家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之间、不同领域之间的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相互转化，国家安全威胁的复杂性、多样性、联动性、跨国性均远超以往，已经大大超越单一部门、单一领域的边界，传统维护国家安全的方法手段、体系结构、体制机制和功能效率已无法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必须运用系统思维加以应对。

二、“总体”和“统筹”：理解系统思维的核心要义与方法

系统思维是将认识对象视为一个系统，通过揭示系统与环境、系统与要素、

^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百年变局与国家安全》，时事出版社，2021年，第13～26页。

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外在联系，形成对事物整体性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要求我们全面、普遍、联系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好各种重大关系。系统思维在中国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孙子兵法》强调对国家不同实力元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士气、战略战术等）的综合运用以达到战争胜利的目标。传统中医学的一大特点是通过全息诊疗的方式进行治疗，重视人内在的协调和人与环境的协调，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田忌赛马”的基本原理则是通过调整局部布局（以上等马对阵中等马、以中等马对阵下等马、以下等马对阵上等马）实现整体功能最优。中国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就是通过对三个不同子系统的功能进行最优化的协同设计（“鱼嘴”分水工程、“飞沙堰”分洪排沙工程、“宝瓶口”引水工程），使之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航运作用，开创了人类水利工程的奇迹。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汲取了中国古代系统思维的思想精髓。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社会有机体论同样是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的思想来源，也集中体现了系统思维的特点要旨。其一，系统思维强调整体性。“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强调整体（系统）由部分（要素）构成，整体（系统）对部分（要素）具有支配、统帅和决定性作用，整体（系统）具有部分（要素）所没有的新功能。系统包含了各种要素，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系统的基本结构，系统的基本结构（子系统、层次性、有序性）决定了系统的功能。系统思维要求我们从整体的角度去看事物，系统整体的功能大于孤立的部分功能之总和。例如，人体拥有呼吸、消化、运动、神经等不同功能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处于同一个有机体当中。离开了人体这个大系统，各个子系统亦不复存在，各个子系统组成的人体具备的功能也远远超过各个子系统功能之和。这种系统思维的整体性视角为我们理解国家安全提供了一个基本认知框架。国家安全所涉及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04页。

的重点领域很多，不同的安全领域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就是“总体”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我们把不同的安全要素放在“多元一体”的有机体中去审视，要求我们在认识和研究任何一个要素和子系统的时候都从“总体”出发、服从“总体”需求，根据“总体”的目标与功能去谋划设计子系统的功能，坚持总体思考、总体布局、总体推进，确保“全国一盘棋”，同时，充分调动各个子系统的力量去实现大系统的功能。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国家安全“管总”的思想。^①

其二，系统思维强调全面性。系统内要素的构成决定了系统的边界和功能。例如，一块键盘上所有的按键构成了其信息输入功能，缺失了任何一个键都会带来系统信息输入功能的缺失。“脱贫攻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把国家安全贯穿于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都是全面性的内在要求，也是系统思维的重要体现。“木桶有短板就装不满水，但木桶底板有洞就装不了水”，^②国家安全涉及诸多重点领域，任何一个领域出现问题、出现漏洞都会影响国家安全全局。全面维护国家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总体”二字的重要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涉及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例如，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科技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思想理念，同时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的军事安全、国土安全、新疆域安全等思想理念，同时也是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的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可持续安全等思想理念，同时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的全球安全观、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等思想理念，也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凸显“全面性”理论特征，最集中地呈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系统思维，也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与底色。

其三，系统思维强调综合性。关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与互动，追求系统

① 陈文清：“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求是》，2019年第8期，第18～25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6页。

结构的有序性，目标是获得“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系统集成效应，根本方法在于有效“统筹”。一方面，系统内各要素、系统与要素、系统与系统之间都存在着关联与互动。就国家安全而言，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会相互传导、叠加、演变、升级，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由外部到内部、由要素到系统，演变成为一个风险综合体，需要我们做到“见微知著、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当各个部分或要素依照有序性和目的性结合形成优化系统时，系统就获得了“系统集成效应”，进而呈现整体功能优于部分之和的结果，反之则会出现整体功能弱于部分之和的后果。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便是系统功能大于部分之和；“三个和尚没水喝”则是典型的系统功能小于部分之和。针对国家安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目的在于增强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国家安全意识，推动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成维护国家安全的磅礴力量。而缺乏系统思维、忽视系统综合性往往会产生“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前者是指执行政策时把“分兵把关”变成“只顾自己不及其余”，最终造成“局部合理政策叠加后产生了整体的负面效应”；后者指一些组织在执行政策时不考虑各部分或子系统的具体情况，搞“一刀切”、“绝对化”，简单地把任务“一分了之”，其结果往往是负面的。

要实现系统最优目标，最关键的便是做好“统筹”。从系统思维的视角出发，于维护新时代国家安全而言，科学“统筹”的重点至少有四：一是注重系统的整体性及要素之间的协同性——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动、积累叠加，强调打“总体战”，形成汇聚党政军民学各战线各方面各层级的强大合力；二是注重系统的开放性与环境的协调性——与时俱进地将影响国家安全的新问题、新风险纳入到国家安全的大系统中；三是注重系统的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做好“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着力防控那些可能会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同时兼顾其他风险的预防和化解；四是注重解决“非平衡问题”——推进系统走向动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安全、高水平安全。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需要做好科学“统筹”：宏观上，要依据影响系统的内外变量的变化及时作出适应性调整，更新优化战略目标和实施方案，迅速

调整结构和布局,注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协同配合,防止“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避免各个部分之间的“重复劳动”和“相互踩脚”;微观上,应依据“木桶原理”,着力加固“决定木桶能否盛水的底板”,及时补足“影响木桶盛水多少的短板”,第一时间发现并疏通制约系统循环的关键“堵点”,找到并强化不同子系统联系和相互作用的“链接点”,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功能收益。

三、系统思维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进 与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建构

2014年4月15日,在十八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安全的新形势新特点,深刻总结中国历代兴衰成败、世界大国兴衰成败,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①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既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客观需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主动尝试。^②总体国家安全观跳出西方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零和思维和片面强调外部安全、国土安全、自身安全、就安全谈安全的线性思维,充分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精华,也汲取了世界主要大国国家安全道路的经验教训。^③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其强烈的使命担当、鲜明的人民立场、深沉的忧患意识、宏大的战略思维、卓越的创新精神,在系统集成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国家安全思想与智慧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系统思维的视角出发,对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进行的一次全新的战略思考和理论构建,在我们党的思想谱系上第一次形成了系统的国家安全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

① 陈文清:“牢记‘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奋力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学习时报》,2022年2月28日。

② 袁鹏:“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7期,第2页。

③ 袁鹏:“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战略思考”,《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第10~14页。

度，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①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科技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②这“五大内涵”构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五位一体”的理论内核，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自然延伸。这种全方位、立体式的安全观阐释本身就是系统思维的体现。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本质属性和区别于其他主要大国的特色所在，也是系统思维之下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一大重要理论创新。无论是“五位一体”的中国国家安全内涵，还是“三位一体”的中国国家安全本质，都要求我们坚持系统思维，都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加强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都强调对人民安全需求的长期关注、持续回应和动态调整，都强调从整体性、全面性和综合性出发统筹各个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实现“总体”国家安全。

而“五对关系”既是“统筹”方法的具体体现，也是对“五大内涵”的延伸阐释。“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与传统西方安全理论相比，中国更强调国民安全的重要性，彰显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这一理念在历次海外撤侨行动中、在抗击自然灾害过程中、在2020年以来疫情防控战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与西方以“霸权、均势”等概念为内核的安全观念相比，中国更强调内部安全的重要性。这既体现了中国的和合文化传统，也体现了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理念——坚定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文化，强调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百年变局之下“中国之治”与“美国之乱”的鲜明对比，究其根源正在于此。“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把“经济安全是基础”以更形象的方式加以阐述，打破了西方就安全谈安全的思考框架；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给“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理论化、系统化奠定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第4页；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安邦大略》，第5～10页。

②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

了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是对“以军事、文化、社会、科技安全为保障”的抽象与总结，同时为把更多涉及“新边疆”领域的安全子系统纳入大安全系统中预留了充足空间。“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对应的是以国际安全为依托，超越了西方传统安全理论以自身安全为出发点的思考范式，一定程度地从理论上破解了西方只顾自己绝对安全、不顾他国安全所导致的“安全困境”“公用地悲剧”。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念的时代性、先进性和普世价值。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进一步明确了系统思维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发展的指导作用；提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做到“十个坚持”：即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坚持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能力建设，坚持加强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设。^①“十个坚持”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素”“五对关系”融入其中，并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②而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又进一步提出了“五个统筹”，取代了之前的“五对关系”，即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③“十个坚持”和“五个统筹”更鲜明地体现了系统思维的理论要义和精髓，标志着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的成熟和完善，也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家安全篇”的成型与发展。

其一，就系统功能而言，“总体性”全面加强。“十个坚持”分别从新时代

① 习近平：“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3日。

② 袁鹏：“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根本遵循——学习《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6日。

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道路选择、根本立场、必然要求、中心任务等角度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阐释，突出强调了坚持党对国家安全的绝对领导，强调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完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作为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重大国家安全事务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是党中央运用系统思维完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重要体现，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鲜明标识，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对加强国家安全领域的系统集成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统领全面加强，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等要求在国家安全大系统中有机统一起来，以一系列涉国家安全的重要法律和《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等的出台为标志，国家安全护航民族复兴的整体性目标和战略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另一方面，借助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政治体制优势，借助于党组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架构，切实加强党对国家安全的领导，各部门、各层级就能够真正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够切实发挥好维护国家安全的系统集成效应，大幅增强系统合力，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解决了很多过去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没有办成的大事”的关键所在。

其二，就系统结构而言，“关联性”更加明确。“五个统筹”在“十个坚持”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梳理了国家安全大系统、系统内部、系统外部涉及的五对重要关系，大安全理念下的“大安全格局”系统基本架构、系统内外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明晰。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金融安全成为经济安全的一部分，人工智能、数据安全被摆在与网络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生物、太空、深海、极地安全成为“新疆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不再呈要素分布，而是呈现出诸多子系统，层次与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无论是在“十个坚持”还是“五个统筹”当中，统筹发展和安全被置于更具统领性的位置，发展和安全成为党中央治国理政大系统

中两个最重要的子系统，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战略重要性和位阶进一步提升。其内含的一条基本逻辑是：在站起来阶段，我们更重视安全；在富起来阶段，我们更重视发展；在强起来阶段，我们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①这里的“安全”拥有和“发展”一样的理论位阶，是真正的“大安全”概念，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已经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源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但其中蕴含的系统思维与统筹方法使其超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主轴作用更加突出。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体现了这个大安全系统的开放性，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协同性。全球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对外呈现和“世界篇”，^②为努力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③更集中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相对于西方安全理论的“理论飞跃”与“普世价值”，进一步提升了胸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内涵和理论价值。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则彰显了新时代国家安全任务要求的变化，我们必须增强国家安全工作的创新性、主动性，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塑造高水平安全——跟上时代与科技的变化，及时用科技赋能安全能力建设，丰富国家安全政策工具箱，把过去的危机应对转变为系统风险防控，在科学应变的基础上做到准确识变、主动求变，确保系统的动态均衡与稳定；在善于转危为安的基础上做好化危为机，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过程中主动创造新的战略机遇。

其三，就系统要素而言，“主体性”日益突出。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的统领下，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各个要素主体目标指向性更加明确，有序性进一步增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随着《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规定》的出台和落实，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安全层级负责制更加健全，

① 陈文清：“统筹发展和安全 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人民日报》，2020年12月31日。

② 陈向阳：“讲好以全球安全观推进国际共同安全的新时代中国故事”，《对外传播》，2022年第5期，第15页。

③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深刻认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15日。

各级党组织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主体责任更加明确。这既是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应有之义，是把党的战略部署顺利贯彻落实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关键优势所在。其二，随着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国家安全治理领域的真空不断被填补，统筹协调的各类机制日益健全，各类风险防控机制不断完善，^①涉国家安全的职能部门在各自不同领域的责任分工更加细化和扎实，为调动各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三，“人民安全，国家有责；国家安全，人人有责”，随着全民国家安全意识的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家安全中的主体作用不断增强。人是大安全系统中的“元单位”和最基础要素，人民对国家安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国家安全系统性力量的根本来源。随着“4·15”国家安全日的设立、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和全民国防教育的普及、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落地，总体国家安全观逐渐深入人心，自觉运用系统思维成为越来越多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论；公民个体的国家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不断增强，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更加巩固，人民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基础力量被广泛地动员起来，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建设、国家安全学体系建设、国家安全人才队伍建设获得了持续不断的“源头活水”，为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澎湃的系统性力量。

总的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充分运用人民战争、总体战，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实现从分散到集中、迟缓到高效、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变革，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能力得到了系统性增强。系统思维为我们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方法路径，总体国家安全观也为我们掌握和运用系统思维提供了操作指南。深入探析系统思维的基本逻辑、科学内涵及精髓要义，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底蕴、

^① 刘海星：“牢牢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战略主动”，《人民日报》，2022年4月18日。

中国智慧和普世价值，体会“总体”概念的理论魅力与实践伟力，以此推动新安全格局、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构建；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何以成为习近平其他重要领域思想的基础和底色，使我们更加自觉、科学、准确地运用系统思维和统筹方法指导新征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责任编辑：黄丽梅）